

AIMEI DE QIHUAN ZHILU



AIMEI DE QIHUAN ZHILU

李晓春 著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美的奇幻之旅 / 李晓春著. — 兰州: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11

ISBN 7-5424-1026-1

I. 艾... II. 李... III. 童话 - 中国 - 当代
IV.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1182号

责任编辑 杨丽丽 (0931-8773274 gskjyll@126.com)

封面设计 陈妮娜 (0931-8773275)

出版发行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印刷 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

字数 100 000

版次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2.00元

内容简介

《艾美的奇幻之旅》是由哲学博士李晓春（笔名紫明诚）撰写的玄幻哲理小说，这部著作并不只是为青少年写的，而是为所有富有童心而喜欢思考的人写的。在这部篇幅不长的童话中，作者融入了当今流行的玄幻描写手法，并将哲思不露痕迹地融入生动的情景之中；成年人读了会使他重温往昔的童年时光，在繁忙操劳的间隙拥有一片心灵的净土；青少年读了会潜移默化地提高他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并促进他的高洁情操的形成。

目 录

着了魔的肥皂泡	4
影子之歌	8
游戏规则	14
孤独的理发师	22
世界是什么？	29
长发女	33
雨中的会议	38
走出麦田	46
美丽的湖泊	52
医院	64
飞翔的午餐	80
长着翅膀的蛋	94
丢失的心	103
心之城堡	113
遐想	118





白兔子第一个发现了游蛇，
在滋滋的声息里跳上了大树。
小鸟们扑棱棱飞出巢窝，
慌张的尖叫，
惊醒了太阳，
所有的动物同时睁开迷离的眼睛，
每一座森林都在鸟鸣声里走进黎明。

啄木鸟用尖喙高声提问，
问题被风信使吹遍了世界，
小野鸭性急地抢先发言：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

(森林和动物合唱)
问题是问题吗？
不是不是不是。
问题不是问题吗？
不是不是不是。
那问题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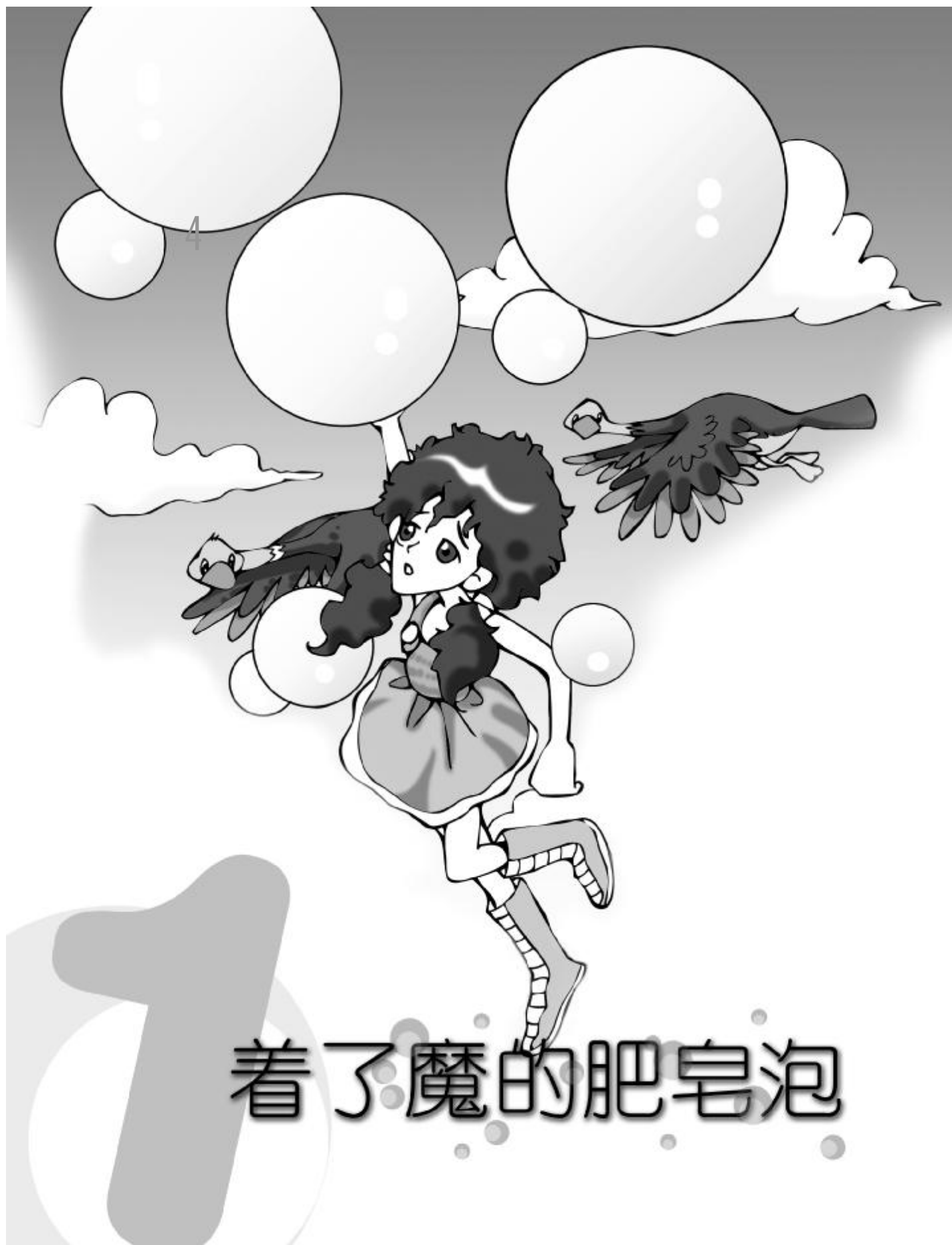


信天翁头戴威严的船长帽
在甲板上足足踱了九十九个圈，
直到白色的帆儿鼓风饱满，
他才慢吞吞推理出问题的答案：
“问题的后面还是问题。”

(森林和动物合唱)
问题是问题吗？
不是不是不是。
问题不是问题吗？
不是不是不是。
那问题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什么。

蜜蜂在花朵间传送着信件，
蒲公英的加急信飘向了蓝天，
蝴蝶和葵花在悄悄耳语，
金龟子的硬翅演奏起阳光的竖琴，
艾美坐在参天的榆树下，
拍拍脑袋，欢叫道：
“原来是这样这样这样呀！”
每一片小风都竖起透明的耳朵，
“是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





着了魔的肥皂泡



艾美坐在绿茵茵的榆树下,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因为她从细竹管里吹出的肥皂泡竟然越变越大,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当肥皂泡涨大到足有一个篮球大小时,它便像成熟的果实一样从细竹管口落下来,随风飘到了空中。看着肥皂泡飞出树阴,在阳光里泛出美丽的七彩光芒,艾美便从树下跳起来,三步两步追上去,小手掌一下拍在了篮球一样大小的肥皂泡上。就在手掌和肥皂泡碰撞的一瞬间,艾美吃了一惊,因为肥皂泡不但没有破,反而像涂满了胶似的牢牢地粘住了自己的手。艾美连忙想将手从肥皂泡上扯下来,可那肥皂泡反而将艾美一下子拖到了空中;艾美这一下可慌了神,她就像一只被困在蜘蛛网里的小甲虫一样,越是挣扎,手似乎被肥皂泡粘得越紧。她低头一看,头上的汗可就下来了;眼看着地面上的房子越变越小,自己正在离地面越来越远,艾美的眼泪便像小溪一样流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艾美被粘在肥皂泡上,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她心想,也不知会飞到哪里去,总不至于飞到天空外面去吧。这时候,艾美已经飞在云朵之间了,有一群大雁正好从她身边飞过,他们都用好奇的目光看着艾美,叽叽喳喳地议论了起来。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穿着红裙子的云朵呢!”一个说。

“而且还长着眼睛呢!”另一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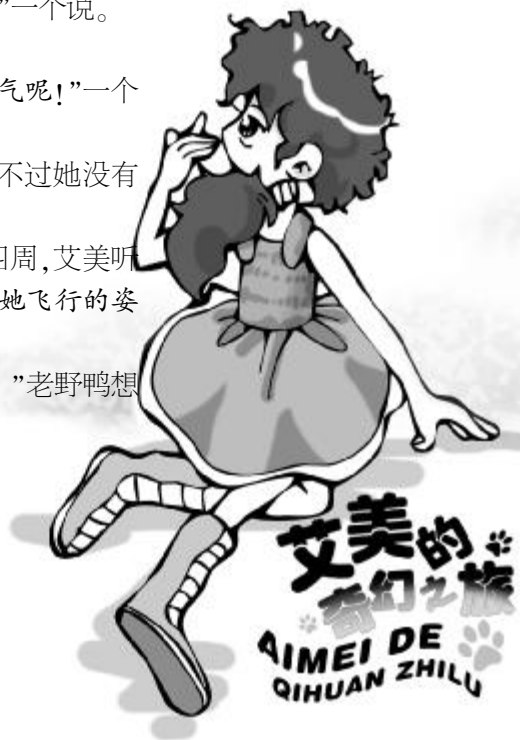
“哎呀,眼睛里还流着眼泪呢,一定在生谁的气呢!”一个老一点儿的大雁叹息了一声说。

艾美听见老大雁的话,便马上止住了眼泪,不过她没有吭声,因为艾美刚刚哭过,心里觉得怪难为情的。

大雁飞过去后,又有一群野鸭飞到了她的四周,艾美听见一只小野鸭问道:“妈妈,这是一只什么鸟呀?她飞行的姿态好像很怪呀!”

“她好像不是鸟,似乎是风信子一类的植物。”老野鸭想了老半天才回答说。

艾美听到老野鸭说自己是植物,急忙想反驳他,不想那小野鸭突然在肥皂泡上啄了一口,肥皂泡便“叭”的一声破





裂了。艾美惊叫了一声，一下子从空中掉了下来。艾美开始还有些惊慌，可是向下掉了一会儿后，她便不再害怕了；因为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就像飘荡在空中的蒲公英一样，仿佛只要两腿一用力，就又会飞回到云朵中去似的。不过艾美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急着想要重新回到地上，所以便任凭自己随着轻风飘落下去。艾美向下看去，发现自己正飘在一片富丽堂皇的宫殿上方。“奇怪，好像并没有飞多久，怎么就飞到了另一个城市的上空。”艾美这样想着，身体就已经轻飘飘地从高大的宫殿群里飘飞下去，一座座巨大的宫殿向她迎面扑来。她的心里一时又紧张起来，真担心自己会撞在巨大的红色宫墙上，幸好这时有一片竹林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她连忙伸手抓住了一株粗大的竹子，才在一幢美丽的木头房子的窗户外面停了下来。

艾美刚刚定下心神，便无意中听见一个小女孩自言自语的声音：“可是我怎么知道我睡着了之后没有一只树熊偷偷地爬到我的屋子里，把我抱到高高的松树上，放在忽悠悠的树枝上呢？而且最让我担心的是，午觉醒来，会不会变成一个东西呢？听人说，小孩子睡懒觉最容易变成一个蘑菇了。要是妈妈一会儿叫我起床，却看见床上长着一个大蘑菇，那妈妈该有多伤心啊，哎……”小女孩说到这，叹了一口气，仿佛她命中注定要变成一个蘑菇似的。

“而且，就是不变成一个蘑菇，我会不会忘了自己是谁呢？也许一觉醒来，我变成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可我连知道都不知道，那有多可怕呀！”小女孩说到这，似乎想了一会儿，又说道：“对了，我最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日历上，待会儿醒来，我只要一看日历，就知道我是谁了。”

艾美听见小姑娘似乎光着脚丫跳到地板上，她忙从窗户里



看进去,却并没有看见小姑娘的影子;只是听见她窸窸窣窣地写起字来,显然,放日历的桌子并不在窗户的视线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听见小姑娘说道:“对了,我还要在眉心做一个记号,这样我就记得更清楚了。”

艾美这才从窗户里看见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小姑娘,背对着自己走到窗户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镜子前面;也就在这一瞬间,艾美从镜子里看见了小姑娘脸,她的心也就在此时猛然狂跳了起来,因为艾美发现小姑娘的脸居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艾美这会儿紧张得要命,她这才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艾美望着小姑娘拿起一支口红在自己的眉心涂抹起来,心里满是疑惑;她再也不敢看下去了,于是便轻手轻脚地离开了窗口。



8

影子之歌





走出围绕在小姑娘的木头房子四周的竹林，许多宫殿般巍峨的建筑便出现在了艾美的面前；建筑群的中间是一片广阔的绿草地，草地上稀疏地生长着许多七叶树，掩映着一条白石子铺成的小路。艾美一边想着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姑娘这件奇怪的事，一边快步走上这条白石子路。草地绿茵茵的，在几棵七叶树旁边，矗立着一尊塑像，有几只纯白色的鸽子正站在那塑像的肩膀上“咕咕”地鸣叫着。艾美刚刚从塑像旁边走过去，忽然听见塑像叹了一口气，说道：“生，还是死，是一个问题。”

艾美吓了一跳，转过身一看，只见塑像的眼睛正动来动去的，艾美笑了：“你不是个塑像。”

“不是。”

艾美现在注意地看那人，只见那人生得高大瘦削，穿着一身浅蓝色的牛仔服，一头长发在脑后束成马尾；不过这人并不是一个女人，因为艾美看到，他的嘴唇上生着一小片黑色的胡须。这时候，站在那人肩膀上的那几只鸽子也不停地转动着小小的脑袋，用红红的眼睛观察着艾美，它们的嘴里依旧发出“咕咕”的声音，似乎在彼此间交换着对艾美的观感；而那人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似乎他怕一有动作，就会吓走肩膀上站着的鸽子。艾美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奇奇怪怪的，她正在想这件事，那人却等不及了，说：“你继续问呀。”

“可是我问什么呢？”艾美说。

“你问我是谁呀。”

于是，艾美彬彬有礼地问道：“先生，请问你是谁呀？”

那人将眉头稍微皱了一下，然后又一下子舒展开来；他仿佛一下子忘记了他肩膀上还站着几只鸽子，便突然将胳膊像鸟翅膀一样伸展开来，脸上弄出一种复杂的又像高兴又像痛苦的表情，像朗读诗歌一样地说：“我是海洋、白云、天空中飞翔的小鸟和婴儿眼睛里的蜻蜓，我是烦恼、我是喧





哗、我是鲜花芳香的呼吸……”

与此同时,几只鸽子似乎受了惊吓,从那人的肩膀上扑棱棱地飞起来,穿过宫阙群,直向蓝天深处飞去,在天空中划过一道鸣响着鸽哨的美丽弧线。

“不可以,一个人不可以是那么多东西。”艾美忙打断那人的话说。

那人很不屑地看了艾美一眼,说:“可是一个诗人就可以。”

“你是说你是一个诗人?”艾美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那人,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人的脸突然羞得绯红,扭捏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说道:“你知道,我常常假装是一个诗人呢。”

艾美看见假诗人那样发窘,便改了个话题说:“还是说说你刚才的话题吧。你说,生和死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假诗人闭上眼睛,像念顺口溜似的说:“生还是死是一个问题,是诗人们的问题;生还是死不是一个问题,是哲学家们的问题。”

艾美感到他在说绕口令,便打岔地问道:“这儿有哲学家吗?”

“有,就住在不远处。”说着,假诗人手搭凉棚,向远处眺望起来,仿佛他可以看见哲学家的屋子似的。

“我倒想见一下哲学家,我听说,哲学家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艾美沿着假诗人的视线望过去,细声地说道。

假诗人听见艾美的话,有些不耐烦了,他转过身来对艾美说道:“你难道没发现我有些特别吗?”

艾美认真地看了看他,笑了:“我觉得你的脸有点像吃树叶的一种昆虫。”

艾美刚说完,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因为她看见假诗人一脸的不高兴。

“我从来不假装吃树叶。”假诗人的表情现在十分悲痛,就像心都要碎了似的。艾美心想,也许这不是假装的。

“你不想问一下我为什么这样悲伤吗?”假诗人这会儿用忧伤的眼神看了看艾美,说道。



艾美这一次郑重地点了点头。

“其实我是所有人中最不幸的人。”假诗人叹了一口气说。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影子。”假诗人沮丧地说。

艾美这才注意到，假诗人果真一点儿影子也没有，哪怕像烟一样轻的一丝都没有。艾美低下头来，看见自己脚下的影子又黑又浓，连七叶树都轻轻摇曳着婆娑的情影。这一刻，艾美突然感到影子是如此重要，可是平时自己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它；不过，为什么影子如此重要，艾美可怎么也想不清楚。

“可你怎么会没有影子呢？”这一回没等假诗人邀请，艾美就主动提出了问题。

“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我为此做了一首诗。”

“你可不可以用散文说呢？”艾美赶忙说道。

“不可以，我用了一辈子时间才做了这样一首短诗。”假诗人解释说。

艾美心里暗想，怪不得他是一个假诗人呢。

“快说啊，说你非常愿意听我的诗。”假诗人清了清嗓子，用期望的眼神望着艾美说。

“可我不愿意呀。”艾美连忙说。

“那你假装很愿意听，行不行嘛！”假诗人央求着说。

艾美没有办法，只好装作感兴趣的样子说：“假诗人，我很想知道你的影子的故事呢。”

假诗人听了艾美的话，又扭捏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说：“可听我的故事必须要流一些眼泪，至少也要一滴。”

“可我连一滴眼泪也假装不出来呀。”艾美这下可真为难了。

假诗人听了这话却高兴了起来，他伸开手掌，说：“瞧，这是什么？”

艾美向假诗人的手掌上看去，只见假诗





人的手掌上放着一粒白葡萄。艾美正在纳闷,假诗人已经将一滴葡萄汁滴到了艾美的面颊上,说:“假装这就是你的泪水吧。”

“可是,我还没有听你的影子的故事,怎么可能就流泪呢?难道说没有悲伤就会流泪吗?”艾美反驳说。

“听我的诗歌当然是先流泪然后才悲伤的。”假诗人倒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假诗人又认真地端详了一会儿艾美的脸,觉得满意了,这才仰起脸朗读起来:

影子之歌

有时候下雪,有时候下雨;
有时候流泪,有时候打喷嚏;
就这样,
国王下达了通缉令,
悬赏捉拿偷面贼。

有人守在面袋旁,有人守在大门口;
有人站在风里,有人坐在梦里;
我解下鞋带,
把自己倒挂在梨树枝上,
假扮作一只香水梨。

没有蚂蚁轻轻走过,
也没有蜻蜓振动翅膀,
只有水汽在滋滋作响,
伴着蟋蟀在宁静中歌唱。

所有的梨儿都在轻轻摇头,
所有的花儿都在悄悄议论,
所有的云朵都飘上了天空,
所有的轻风都屏住了呼吸;

就这样，
趁着我倒挂着睡得正香，
偷面贼已带着我的影子，
飘过了树顶的鸟巢。
虽然啄木鸟将我的脑袋敲得咚咚直响……



假诗人正朗读得起劲，不想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机器声。

“又是这些讨厌的甲虫。”假诗人皱了皱眉头，厌恶地说道。

艾美看见从远处的树丛后面果然跑出几只巨大的闪闪发光的深绿色甲虫，可等那些甲虫飞一样地跑近时，艾美不觉兴奋地叫了起来：“那是些坦克。”

“可诗人叫它们甲虫或者屎壳郎。”假诗人不满地说道。

艾美正好奇地看着，不想假诗人突然抱起自己，向坦克车迎面冲了过去。

“假诗人，你要干什么？”艾美受了惊吓，尖叫了起来。假诗人一句话也不说，飞一样地跑到一辆坦克旁边，气喘吁吁地和坦克并排跑了几步，便使足劲，将艾美放在了坦克顶上。

“快放我下来，假诗人。”艾美吓得用两只胳膊紧紧地抱住坦克的炮筒；可当她回头看时，假诗人却早已被坦克车抛到后面，无影无踪了。这时候，艾美听见坦克里有人在争论：“我敢说刚才假诗人在坦克上放了一个炸药包。”一个说：“是一个小姑娘，我看得清清楚楚。”另一个说：“也许小姑娘是一种更厉害的炸药包。”又一个声音说。艾美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高论：“无论是炸药包还是小姑娘对坦克都不是一件好事。我看，最好开一炮，把她震到地上。”好像又是第一个声音说道。艾美听了这话，吓得把炮筒抱得更紧了。

